

現代戲劇叢書之四

上海屋簷下

夏衍著



上海國民書店發行

上海屋簷下

一劇 幕 三

作 衍 夏

現代戲劇叢書之四

現代戲劇出版社

1939

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再版

每冊實價二角五分

版權

著者

夏

衍

所有

出版者

現代戲劇出版社

翻印

發行者

國民書店

不准

上海屋簷下

人物

林志成

三十六歲。

楊彩玉

其妻，三十二歲。

匡復

彩玉的前夫，三十四歲。

葆珍

其女，十二歲。

黃家楣

亭子樓巨客，二十八歲。

桂芬

其妻，二十四歲。

黃父

五十八歲。

施小寶

前樓房客，二十七八歲。

小天津 她的情夫三十左右。

趙振宇 灶底間房客，四十八歲。

其妻 四十二歲。

阿香 其女，五歲。

阿牛 其子，十三歲。

李陵碑 攔樓房客，五十四歲。

其他 換舊貨者，賣菜者，包飯作夥計等。

三幕同一場所。

一九三七年四月，賽梅時節的一日間。

第一幕

舞台——

上海東區習見的「衙堂房子」橫斷面。右側是開着的後門，從這可以望見在衙內來往的人物。接着是灶底間，前面是自來水龍頭和水門汀砌成的水斗，灶底開上方是亭子間的窗，窗開着，窗口稍下是馬口鉄做成的傾斜的兩庇，這樣，下雨的日子，女人們也可以在水斗左右洗衣淘米，亭子間窗口掛着淘籬，蒸架……和已洗木乾的小孩尿布。灶底間向左，是上樓去的扶梯，勾配很急，樓梯的邊上的中間已經踏成圓角，最下的一兩檔已經用木板補過。樓梯的平台，靠右是進亭子間的房門，平台上平斜掛着一張五枝光的電燈，燈罩已經破了一半。平台向左，可以看見上前樓去的扶手。樓梯右側，用白木薄板隔成的「移間」，不開燈的時候，裏面陰暗得看不出任何的東西。再左隔着一層板就是「客堂間」，狹長的玻璃窗平門。最左是小天井，和前門的一半，天井和

後門天井一樣地搭着馬口鐵皮的雨庇，下面胡亂地堆着一些破舊的傢具，小煤爐，板桌等等。這一棟一底的屋子一共住着五家。客堂間是二房東林志成一家，灶底間是小學教員趙振宇的房間，透過窗和門，可以看見和窗口成直角地搭着一張鉄床，窗口是一張八仙桌，桌子對面是一架小行軍床，門內裏方的壁上，是壁櫥，篋籠等等，進門處是碎磚墊高的煤爐，鍋子，食具……失了業的洋行職員黃家楣住在亭子樓上，樓梯平台上放着一只火油爐子，這就是他們燒飯的地方。前樓祇住着施小寶一個，她不開「火倉」，午飯夜飯都吃包飯。看不見的擱樓住着一個年老的報販，常常酗酒，有一點變態，因為他老是愛哼李陵碑裏面的「盼嬌兒，不由人……」的詞句，所以大家就拿「李陵碑」當作了他的名字。

客堂間是二房東住的地方，陳設比較得整齊，從一張寫字檯和現在已經改作衣櫥用了一口玻璃窗櫥看來，可以知道林志成過去也許還是個「動筆頭」的知識階級。

這是一個鬱悶得使人不舒服的黃梅時節，從開幕到終場，細雨始終不曾停過。雨大的時候，丁冬

的可以聽到簾漏的聲音，但是說不定一分鐘之後，又會透出不爽朗的太陽，空氣很重，這種低氣壓也就影響了這些住戶的心境。從他們的舉動談話裏面，都可以知道他們一樣的都很憂鬱，焦燥，性急……所以有一點很小的機會，就會爆發出必要以上的積憤。

上午八點以前天在下雨，室內很暗，楊彩玉正在收拾房間，和已吃過了早餐的碗盞，葆珍獨自地向着桌子，按着一只玩具用的桌上小鋼琴，眼睛熱心地望着桌上的書本，嘴裏低聲地唱着。

後門口趙振宇的妻子正在後門邊買小菜，阿香擠在身邊。趙振宇戴着眼鏡，熱心地在看報，阿牛收拾着書包，預備去上學。

衙堂前後賣物與喧噪之聲不絕。

葆珍（唱着）……「可是我問你：

販來一疋布，賺得幾毛錢……」（調子不對，重新唱過）

……「可是我問你：

販來一疋布，賺得幾毛錢？」

要知他們得了你的錢，

立刻變成槍彈子……」

彩玉

葆珍！時候不早啦！

葆珍

（撇一撇嘴，不理會。）……「要知他們拿了你的錢，

立刻變成槍彈子，

一顆顆，一顆顆……」

將來都是打在你的心坎裏……」

彩玉

跟你說，時候不早啦！

葆珍

我還沒有唱會呢，今天放了學，要去教人的……

彩玉

自己不會，還教人？（從床上拾起一件衣服）衣服脫了也不好好的掛起來，望床上

一扔，十二磅啦，自己的身體管不周全，還想教別人，做什麼「小先生」

葆珍

（將書本收拾）這件要洗啦！

彩玉 洗，你倒很方便，這樣的下雨天，洗了也不會乾。（將衣服掛起）

葆珍 （跑過去很快的除下來，望洗了臉的臉水中一扔）穿不乾淨的衣服，不衛生！

彩玉 （又好笑又生氣）我不知道，要你說！（端了面盆到天井裏去）

葆珍 （收拾了書包）阿牛！（拾了書包望灶底間走）

趙妻 （聲）賣就賣，不賣拉倒！（狠狠地提着菜籃進來，賣菜的手裏數着銅板，好像受了什麼

天大的委屈似擠進門來，拼命地說。）

賣菜的 照你說，兩個半銅板一兩，也差三個銅板吶，連籃一斤二兩，除了七兩的籃，十一

兩，二百七十五……

趙妻 誰說七兩？（將籃裏的菜白猛烈地覆在地上，用秤秤着菜籃）我說八兩半……

賣菜的 （上前一步瞧着她的秤）噯，噯，你瞧……

趙妻 （做了一做秤的樣子，就算數了，向裏面止）賣就賣，不賣拿去！

賣菜的 好啦好啦，添兩個銅板……

趙妻 (回身摸袋,故意遲疑,好容易將兩個銅板交給賣菜的,賣菜的挑起籠正要走的時候,她就很

快如從他的籠裏面拿了一支茭白。)添一支!

賣菜的 (情急)這怎麼行……

趙妻 (狠命的將門關上,阿香幫着將身子頂住。)你這賣菜的頂不爽快! (回頭來自言自語

地)下了這十天半個月的雨,簡直連青菜茭白也買不起了!

賣菜的 (聲)喂喂…… (推了幾下門,也祇得罷了,拖長了嗓子) 嚶……茭白、茭白菜——

趙振宇 (望妻子看了一眼露出微笑,很快的又將眼光移向報上。)

葆珍 (大聲地)阿牛,昨天教你的歌學會了?

阿牛 (從灶底伸出頭來)不准你叫,你得叫我趙琛!

葆珍 (故意地)偏叫阿牛,阿牛,牛——

阿牛 你真的叫?

葆珍 你不是屬牛嗎?

阿牛 那我也叫！叫你阿撞，搵油……

葆珍 (急了) 趙傑！

阿牛 哈哈…… (回進去拿書包)

(彩玉正提了菜籃出來，葆珍噪起了小嘴，對她母親睇了一眼。)

彩玉 什麼你——

葆珍 (指着阿牛) 阿牛，他又說啦，叫我——

彩玉 (一抹陰影從她的臉上掠過，低聲而有力地) 別理他，去唸書吧！點心錢拿了沒有？

(葆珍搖頭，彩玉回進去拿錢給她。)

(此時林志成從前面推門進來，板着面孔，好像受了一肚子的委曲似的，一聲不發，把彈簧鎖的鑰匙望袋裏一塞，從桌上拿起一杯開水，吞也似的喝了，胡亂地往床上一躺。)

彩玉 (有點訝異) 什麼，你不舒服？

林 ……

彩玉 衣服也不換……（將掛了的衫衣除了給他）

林 （不堪）……

彩玉 （生氣了）什麼的你這人，老是跟我尋氣，我又不是你的出氣筒！

林 （看見彩玉生氣了，便掙起半個身子來，預備換衣服，欲言又止。）

（彩玉不理會他，提了菜籃和葆珍一同出去，隨手將從客堂到後間的門帶上，林志成換了衣服，納頭便睡。）

阿牛 （看見葆珍去上學，喊）等一等，林葆珍（回頭對他母親）媽，五個銅板買鉛筆。

趙妻 沒有！

阿牛 先生說要！

趙妻 先生說要，我說不要！

（趙振宇笑着從袋子里摸出了幾個銅板來交給阿牛。）

阿牛 （對葆珍）後面的兩句，我還不會唱……

葆珍 後面的？……（帶着調子）「一顆顆，一顆顆……」

阿牛 唔，你再唱一遍……（二人欲下）

彩玉 （從後面）葆珍放了學就回來，在外面亂跑，給你爸爸知道了又會……

葆珍 （表示不快）什麼爸爸爸爸……（下）

（桂芬買了小菜回來，與彩玉遇個正着，趙妻悄悄地對彩玉望了一眼。）

彩玉 （爲着掩飾對桂芬）喔，你早啊！（出門去）

趙妻 （很快地對桂）聽見嗎？

桂芬 什麼？

趙妻 （用嘴望門外一撇，低聲地）說起了她爸，葆珍就生氣，噉起了嘴，（模仿着）「什麼

爸爸爸爸，」唔，現在時勢變了，小孩兒人事懂得早，一點兒事情也瞞不過啦！

桂芬 （微笑）十二三歲啦，怎麼還不懂！（在水斗邊把小菜一件件地拿出來。）

趙妻 （向客堂間方面聽了一下，低聲）可是聽說姓林的跟她媽結婚，她還很小吶。

桂芬 照理說，姓林的待她也很不錯，我正在說呢，這樣的晚爺，總算很少啦。

趙妻（搶着）可不是，我們搬到這兒來快一年啦，從來也沒有聽見打過罵過她，有時候，姓林的跟她媽媽尋事，發脾氣，可是一看見她，就會什麼話也沒有啦。

桂芬 唔，這是天性吧，不是自己生的，總有點兒兩樣。況且，她的同伴們又愛跟她開玩笑，什麼拖油瓶……（笑）小孩兒總是好勝的。

趙妻（停了一停）你還不知道呢，她跟我們阿牛講話，講到姓林的事，總是林伯伯，從來也沒聽她叫過爸爸。

桂芬 那不是他們以前就認識嗎？

趙妻 那止認識，姓林的和她自己的爸爸還是好朋友呢，聽說。

桂芬 喔，那爲什麼……

（突然，天上驟雨一般的落下一陣大點子的雨來。）

趙妻 啣，做黃梅真討厭，又潮又悶，人也悶死啦！

桂芬 唔，接連的下雨，橡皮套鞋也漏啦！

趙妻 （看見桂芬在洗的魚和肉）喔，今天買了這許多？

（亭子樓上黃父高聲地咳嗽。）

桂芬 （強笑着）鄉下的爸爸來啦，總得買一點！

趙妻 喔，我倒忘記啦！——上海沒來過吧。（剝着茭白）

桂芬 嗯，本來，去年秋天打算來的。——

趙妻 喔，（想起了似的）來看看新添的孫兒，對嗎？

桂芬 （勉強地笑着）他，也有五六年不回去啦！

趙妻 老先生倒很清健，三公司，大馬路，都陪他去玩過啦？

桂芬 差不多，初到上海，總得這一套。

趙妻 昨天晚上回來很晚啦，你們黃先生陪他去玩了大世界？

桂芬 不，就在這兒近處，上東海去看了影戲（自發地笑了）可是化了錢，他倒不愛看，說，

人的頭一忽兒大，一忽兒小，看到有點兒懂的時候，便又卜的跳過去啦。

趙妻（同意地）電影兒我也不愛看，一閃一閃的把頭也弄暈啦，老年人總是愛看大戲的，陪他去看一本火燒紅蓮寺吧。去年年底，我的哥哥陪我去看了一本，喔，真好極啦，行頭又好，佈景又新，電燈一黑，台上的什麼都變啦。真的，讓他看了回鄉下去，（笑）也許，幾天幾晚也講不完呢。

桂芬 噯，家楣也是這麼說。

趙妻 在上海還得住幾天吧？

桂芬（俯下眼睛）說不定，總還有幾天吧。

趙妻 好福氣，兒子在上海成了家，添了孫兒……

桂芬 可是……要是家楣有事情做……（望亭子間望了一眼，低聲地）……這也叫一

家不知道一家的事情啊，在他老人家看來，像我們這樣的生活也許很失望吧。種田人家好容易的把一個兒子培植起來，讀到大學畢業，鄉下人的眼界都是很小的，他們